

評介王佳涵著  
《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

潘繼道

國立東華大學臺灣文化學系 助理教授

書 名：《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

作 者：王佳涵

出 版 社：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出版時間：2010 年 4 月

頁 數：270 頁

## 一、前言

筆者從民國 80 年（1991）進行碩士論文資料蒐集時，開始接觸到「撒基拉雅」（即「撒奇萊雅族」，Sakizaya）的辛酸史；16 年後（2007）看見他們經由努力連接失去的族群記憶、疾呼找回族群的名字與榮耀，並依國家行政部門的要求完成「法定身分」的正名，心中非常的高興，也打從心裡為所有努力過的核心成員、部落長老及部落朋友感到敬佩！

清光緒 4 年（1878）「加禮宛事件」後，撒奇萊雅族「隱藏」了將近 130 年，並與阿美族人長期通婚、混融，以致於在祭儀文化、生活習慣等方面，出現難以區隔何者是屬於撒奇萊雅族文化，何者是屬於阿美族文化的現象，甚至是在長期與阿美族人的互動之下，其語言、血統，及認同上產生了轉變，使得他們在民國 96 年（2007）1

月 17 日完成正名之後，核心成員與部落耆老、族人間，有著不同的考量，要不要登改，或是要不要「現身」與「如何現身」，在在都考驗著他們的智慧。而如何在撒奇萊雅族與阿美族身分之間，找到他們自己認為最有利的立場，及如何復振族群文化、凝聚族人情感，在王佳涵的研究著作《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中，都有詳細的記錄與分析。

王佳涵的《撒奇萊雅族裔揉雜交錯的認同想像》，是其碩士論文經過審查、修訂後，由東臺灣研究會出版的專著。作者運用相關族群、歷史等的研究，結合自己的田野實查與深度訪談，並與相關人類學、社會學等的族群理論不斷地對話，使正名前後撒奇萊雅族人的族群認同，及其他非族人的撒奇萊雅想像與期待，成功地呈現在文字之中，其在撒奇萊雅族相關研究史上有其貢獻，值得肯定。

筆者之前所進行的相關研究，只是呈現撒奇萊雅族在晚清時期可能的遭遇與歷史發展，但對於民國 90 年代撒奇萊雅復振、正名活動這段期間所發生，並可能成為原住民族重大歷史的相關活動，筆者只有粗淺的觀察，而作者的研究正好可以提供筆者很好的材料，使筆者得以持續觀察、記錄東臺灣及原住民相關的歷史；而對於有志從事原住民復振、正名運動歷史研究，或探討不同族群長期互動、融合所造成的影響的社會學、人類學等研究者，筆者相信本書一定可以提供很好的研究視角，並刺激思考族群理論與田野現場重新對話的可能性。

本書為撒奇萊雅族正名後的族群互動歷程留下記錄，不僅記錄下撒奇萊雅族人正在寫歷史或是創造歷史，作者本人也將自己寫入該族的歷史之中，<sup>1</sup>並開啟後人研究這段時期歷史發展的可能性，也許能

---

<sup>1</sup> 過去一般所認為的「歷史」，尤其是在中國古代，往往是史學研究者或是史官以其所受的訓練，選擇其認為有意義的事件，而成為歷史（杜維運，《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1987，頁 24）。近代國家為了形塑國族歷史的認同，或是強化民族主義，有時也會主導歷史的編寫。事實上，歷史之所以重要，及吸引人注意，其中的一個原因乃是我們得以從過去找到意義，而它也是個人或團體找到自己認同及定位的重要來源（王晴佳、古偉瀛，《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2004，

夠從這裡再切入，找到繼續進行研究的點或是途徑，因此，在東臺灣歷史、在臺灣原住民族復振歷史的研究上，這本著作的重要性是不容忽視的，值得為您評介。

## 二、內容簡介

就本書的研究架構來看，其內容章節緊扣著主題；論題方面，也很能引起思考、興趣，對於撒奇萊雅族的階段性研究，應該可以提供參考的材料。而且在研究內容上，大部分篇幅所探究的，是撒奇萊雅族完成正名之後，一般人所難以觀察到的族群內、外活動紀實。

本書除開第一章「緒論」、第六章「結論」之外，內容章節包括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第三章「研究方法」、第四章「撒奇萊雅族裔與阿美族交錯共生的族群邊界」、第五章「撒奇萊雅族的建構與文化實踐」。

第一章「緒論」部分，作者說明研究動機、問題意識與研究目的、研究背景，提及將藉由語言與血緣的客觀認定標準、撒奇萊雅族裔的歷史記憶、復振運動對族人認同變遷的影響，以及族人文化揉雜（hybridity）與多重實踐的深層意涵，探究撒奇萊雅族裔模稜矛盾（ambivalence）的擺盪認同。作者拋出族群認同的三大理論，即原生論、情境論與建構論，並在其後的論述中與這些族群認同理論展開對話，以思索、檢視撒奇萊雅族的族群認同如何產生，並希望尋求提供一個重新思考當代族群分類的可能性。

---

頁 253)。由於撒奇萊雅族不是臺灣當前主流的族群，歷史研究者自然不會給予太多的注意，因而要留下族群的記錄不太容易。但核心成員藉由努力行銷、向媒體發聲，及從過去族人的記憶中找尋對族群復振有意義的歷史記憶，不管是溯源或是重新創造，他們已成功地撰寫自己的歷史，並吸引其他族群對他們的注意。而作者則是參與其族群復振運動及族群活動，經由近距離的接觸、互動，把自己跟正在寫歷史的撒奇萊雅人一起寫進書裡，因此，也等於把自己寫進該族的歷史之中。

第二章「文獻探討與理論架構」，作者以 Cornell & Hartmann 對族群認同理論的探討為起始，漸進式地由族群的內涵與認同理論、現代族群的社會認同建構、離散（diaspora）、揉雜（hybridization）等觀點，論辯當代族群認同與轉化，作為探索撒奇萊雅族和阿美族族群意識、文化與認同混融交錯的多元視角。本章內容先介紹、分析撒奇萊雅族的相關著作；接著介紹族群認同理論，與現代社會認同的建構與轉化；然後從相關族群理論、專有名詞介紹，慢慢導入、思索研究主體撒奇萊雅族在與阿美族長時間互動之下，所產生揉雜交錯的族群認同。

第三章的「研究方法」，作者先介紹田野地點與對象，接著說明研究方法、步驟與研究限制。在研究對象方面，作者不侷限於已將族籍更改為撒奇萊雅族，或是有參與撒奇萊雅族群活動者，而是以撒奇萊雅族裔的多重認同為起始，廣泛地納入具有血緣親屬關係、願意以撒奇萊雅表述、與撒奇萊雅人密切接觸、參與撒奇萊雅活動等族人的意見。透過參與觀察與深度訪談的方式，結合歷史脈絡與族人的生活經驗，瞭解族人對於撒奇萊雅的想法與認知，及其如何與為何構築撒／美盤根錯節的族群想像；最後，並以撒奇萊雅族復振運動為例，試圖描繪文化展演與文化真實，對族裔成員重構族群認同想像的影響。

第四章「撒奇萊雅族裔與阿美族交錯共生的族群邊界」部分，作者希望藉由區辨撒奇萊雅認同線索的「任意性」、撒奇萊雅意識於失憶與覺醒之間的拉扯、族人在正名後對於撒奇萊雅認同之宣稱與游移的矛盾三個面向，探索撒奇萊雅族裔與阿美族曖昧糾結的族群界線，希望以撒奇萊雅族裔在撒／美相互流動與匯集既是「成為」（becoming）又是「存在」（being）的複雜體現，印證且補足族群理論仍未深入挖掘的認同轉折。首先，作者以語言經驗、血緣聯結探究「撒奇萊雅」的認同線索，接著探索族群隱蔽與隱現的緣由，及藉由不同個案探討、呈現完成正名之後，撒奇萊雅族裔在撒／美揉雜認同中，選擇是否現身、如何現身的焦慮矛盾與其抉擇考量。

第五章「撒奇萊雅族的建構與文化實踐」部分，作者透過撒奇萊雅核心成員重構撒奇萊雅文化的意圖與過程來進行解析，以闡述形塑撒奇萊雅文化所牽涉的多重關係，探究「族群」與「文化」如何在形塑族人認同、凝聚情感的「內演」（perform for ourselves），與回應外界對撒奇萊雅文化想像，而展現給外人看的「外演」（perform for strangers）間的轉化。接著，作者試圖透過文化展演與文化真實的討論，呈現非核心成員的一般族人遊走於撒／美生活經歷的特有面貌。最後，則以撒奇萊雅族裔對於「撒奇萊雅族」文化實踐的多重性為具體事例，在牽涉到族群情感、資源利益、撒／美的緊張關係等議題，探討撒奇萊雅族所重構的文化實踐，所可能促成的認同形塑與轉化，及對族人生活造成「衝突」之際，所需面臨的「跨越」挑戰。作者藉由「撒奇萊雅文化」再現、形塑、實踐的過程中，描繪族裔成員於撒奇萊雅的身分實踐中，逐漸生成的認同與轉化，以此深究族群與文化的內涵。本章內容包括撒奇萊雅正名運動的文化解析與建構、文化展演與文化真實、撒奇萊雅文化實踐的多重性。作者藉著核心成員與族人的深度訪談，透過火神祭、海神祭、族服的形塑與建構，拋出許多議題供讀者省思——到底撒奇萊雅人所展演的文化，是誰的文化？雜有多種文化的村落（部落）文化，如何成為撒奇萊雅的族群文化？核心成員的期待與族人的部落（村落）文化，如何進行協調、妥協與折衝？核心成員如何在鏡頭前達成族群文化宣傳，並凝聚族人間情感，達到族裔對撒奇萊雅文化的認同？……。

第六章的「結論」，作者以「多重流動的混雜認同」作為副標題，歸納出撒奇萊雅族裔在與阿美族長時間融合之下，所呈現的認同多重性與流動性。本章內容藉由撒／美交錯的族群邊界與混雜文化、族群文化迷思與國家力量的反省、揉雜認同想像的開放性，以提供省思，同時強調其並非是在對撒奇萊雅族裔的揉雜認同提出定義，而是在嘗試藉由撒奇萊雅族裔仍在建構、演變，既是「成為」（becoming）又是「存在」（being）的認同意識，瞭解族裔揉雜認同的生成與變遷，

提供一個重新思考當代社會族群分類的可能性。最後，作者分享其田野調查及深度訪談的心得，即「撒奇萊雅族的情感歸屬與歷史感的承繼中，族群文化與認同的混雜並不一定是一種無力的象徵，撒／美的界線的移動、交集，都是族人以其獨特的生命經驗與歷史記憶進行維繫傳統和社群記憶的復興基礎。我們若能一寸寸地推開封閉的籬笆，使撒奇萊雅人心靈最幽微複雜的情感得到浸潤，也就能發現，唯有重新思索這些相交互動的混雜樣態，我們才能在文化跨越與交錯的臨界的經驗中，發覺撒／美之能量。」

### 三、研究貢獻

作者引用不少人類學、社會學的相關理論，與其實際田野調查、深度訪談所觀察、記錄的結果進行對話，作者的優點，在於不受相關理論論述的限制——只是從田野現場去找可以配套、應對的證據，再套上理論作結束；同時也不是就所引述的理論為其尋找材料，來證明該理論的正確性。作者的研究，乃藉由長時間與撒奇萊雅核心成員及一般族人等的互動，詳實地記錄彼此間的對話，並思索目前經常被引述的族群理論，是否適合於檢視這個混雜著撒奇萊雅與阿美族文化、語言的「新興民族」，抑或是可以再提出新的見解或是論述。同時也拋出很多議題供省思，到底什麼是 Sakizaya 的文化？是誰在寫歷史？是核心成員？還是村落的一般族人？

作者引述不少族群理論之外，也使用不少專有名詞，但作者都能儘可能地找到相關的研究或是個案，來加以說明，以使得相關理論及名詞不至於太過艱澀，能較容易被讀者理解。

由於整本專書是透過實際的田野調查，並經由族群理論與深度訪談交錯對話，而不是只有文獻上的文字耙梳、堆疊，因此，在敘述上相當細膩。如果是參與過相關活動、熟悉撒奇萊雅相關族人的話，就

能夠發現作者所呈現的訪談內容，極為生動如實，彷彿是受訪者就在眼前陳述自身想法一般，那樣的內心掙扎與焦慮——到底要選擇以何種身分現身，或是表達自己其實兩種身分都無法割捨的情感，作者成功地在文字之間展現。

雖然撒奇萊雅族已完成正名，但族群文化的復振或是建構，仍屬於現在進行式，隨時可能產生新的詮釋或是認同，而這需要更長的時間去接觸。作者的研究成果，提供可以接觸的族裔線索，相信後續的研究者在踏入田野現場時，藉由這本專書將可減少摸索的時間。

#### 四、問題與討論

簡單介紹本書內容，及作者研究所帶來的貢獻之後，接著筆者提出一些小問題，希望可以提供給作者參考：

##### （一）關於田野地點的地圖

地圖的繪製與呈現，有助於讀者對研究區域、族群部落分佈的瞭解與掌握。作者由林修澈《Sakizaya 族的民族認定期末報告》所改繪的圖二（頁 62）「田野地點示意圖」過於簡略，有改善的空間。因為並非每位讀者對於花蓮縣的地理空間都能那麼熟悉，都能掌握其相對位置，如果能把鄰近田野地點的較大聚落（例如瑞穗、豐濱、花蓮）標示出來，將可使這些撒奇萊雅族裔所在的部落位置，更加清楚地呈現。

##### （二）關於「加禮宛事件」的起因

作者引述筆者於《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中的論述提到：「潘繼道認為加禮宛（達固湖灣）事件的起因，一為清兵陳輝煌的欺壓，二為漢商陳文禮的侵墾。」（頁 19 的註 12）這樣的說明，

將相關的推論化約了，因為筆者所要說明的，是歷史研究重視文獻及最接近歷史現場的第一手史料，所要呈現的是歷史研究者在面對清代官方記錄、報紙，與日本學者於日治時期關於事件所蒐集的口述歷史之間，是如何選擇與看待相關事實的陳述。由於當時清帝國福建巡撫吳贊誠於事件平定後親自履勘加禮宛等地，其後並上了奏摺報告觀察所得，而《申報》也對引發衝突的相關消息作了記載，因而筆者認為清代的文獻可信度較高；至於日本人所記錄的口述歷史，筆者並非否認它的真實性，且認為其可能也反應了當時人對於該事件相關見聞、導因所作的判斷，並可供探討眾多事件原因的參考。陳文禮侵墾遇害，可能是其中的一個衝突原因，或是戰事發生前的一個插曲，但不能就此簡化成筆者認為事件的起因，是由於陳輝煌的欺壓與陳文禮的侵墾，因為如此的說明，容易讓人把筆者也提及的官軍購買土產過於欺壓、凌辱婦女、營勇買米口角……等可能衝突的原因給忽略了，而且，陳輝煌不是一般的清兵，而是以「軍功」的身分指營撞騙、按田勒派。<sup>2</sup>

### （三）關於族稱、部落名字，及訪談者的姓名

族稱、部落名字，及訪談者的姓名，應該要前後一致。作者在國福社區的「茄苳腳部落」，使用 Kasyusyuan、Kasiusiwan（頁 23、63）；在七腳川部落長大的 Simuy，寫成 Simu（頁 113、119）；阿美族自稱的 Pangcah，寫成 Pancha（頁 143），這些應該要加以更正。

---

<sup>2</sup>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2001），頁 157-169；潘繼道，《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臺東：東臺灣研究會，2008），頁 80；潘繼道，〈「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活動空間變遷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3（2009年9月），頁 31。

#### (四) 關於時間的界定

作者所整理的表一「撒奇萊雅意識變化表」，於 1984 年之後原住民運動相關介紹時（頁 26），使用「近代」二字，與一般對於「近代」的界定，有很大的差異。關於「近代」，如果是臺灣史，一般會從日軍征臺（清同治 13 年，1874 年「牡丹社事件」），或是「乙未割臺」、日治統治（清光緒 20 年，1895 年）開始；以西洋史的話，「近代」一般是指 15 世紀後半葉開始的「大航海時代」（即過去所說的「地理大發現」）；如果是中國史，可能就界定在 1840 年代「鴉片戰爭」之後所帶來的大變動。筆者認為，也許直接以「原住民運動興起」取代「近代」，會比較合適一些。

#### (五) 關於參考文獻、專書、期刊

參考文獻、專書、期刊，在撰寫時應該以原本的名稱來呈現，例如陳俊男於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的碩士論文，應該是〈奇萊族（Sakizaya）的研究〉，而非〈奇萊人之研究〉（頁 85）。<sup>3</sup>林素珍、陳耀芳的論文，是〈七腳川（Cikasuan）人歷史意識之探討—以日治時期七腳川事件為例〉，而非〈七腳川人歷史意識之探討—以日本殖民統治時期七腳川事件為例〉（頁 261）；該篇論文是發表於《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而非《原住民論壇》。<sup>4</sup>筆者的專書，是《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而非《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歷史變遷之研究（1874-1945）》。<sup>5</sup>

---

<sup>3</sup> 陳俊男，〈奇萊族（Sakizaya）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1999）。

<sup>4</sup> 林素珍、陳耀芳，〈七腳川（Cikasuan）人歷史意識之探討—以日治時期七腳川事件為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2007 年 12 月），頁 115-140。

<sup>5</sup>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歷史變遷之研究（1874-1945）〉，是筆者於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的博士學位論文（2005），其後經審查、修改後，參酌審查人的建議，改以《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出版（2008）。

## (六) 關於謝世忠與劉瑞超研究的引言

作者在第五章前言的第一段論述到：

撒奇萊雅族的「再現」，是部分族群成員秉持著原生認同的歸屬感，在為求獲取正名合法性 (legitimation) 的需求下，積極地建構、凝聚撒奇萊雅族裔的認同情感。謝世忠與劉瑞超在《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一書中指出：「我們在認定一個族群時，總能找到一組或整組文化要素，是為族群根本賦予 (primordially given) 的關鍵自我認同象徵的想法；但族群在承受諸如人口大遷移、外族征服、或政治長期高壓等巨大衝擊時，其文化要素亦會產生更動，而撒奇萊雅族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但值得令人思量的是，儘管撒奇萊雅族已獲正名，社會大眾也知悉其曾被迫隱入阿美族的史實，在外界對族群的既定想像，以及國家政策對原住民族的規範及資源分配中，仍會有著希望撒奇萊雅族應該要展現不同於阿美族文化的社會期待。於是核心成員藉由文化與社會意識再製的互動過程，創造傳統、重塑既有祭典的文化深度與意涵，提供社會大眾與族人對撒奇萊雅歷史與文化的瞭解，意圖藉由復振運動使兩族的差異逐漸清晰化 (頁 169)。

其中，關於謝世忠與劉瑞超的專書，作者引述了部分內容，但只看到引文開始的引號，卻少了結束的引號，這會讓人誤以為謝世忠他們也處理撒奇萊雅的部分，其實，他們所處理的是北部的都市阿美族人。再者，引文方面作者並未完全依照原文引述，感覺上已做了部分消化與修改，根據謝世忠與劉瑞超專書的論述內容，其原文應該是：

我們在認定一個族群時，總能找到一組或整組文化要素，它或它們是為族人所根本賦予的 (primordially given) 關鍵自我認同象徵。族人即據之以尋得歸屬。因此，文化要素根堅脈硬，除了承

受諸如人口大遷移、外族征服、或政治長期高壓等巨大的衝擊，否則極不易更動。<sup>6</sup>

既然作者已將內容作了消化與改寫，而非一字不漏地徵引，筆者建議將開始的引號去除即可。

### （七）關於帝瓦伊 撒耘在美崙農兵橋下舉行祭祖的時間

關於帝瓦伊 撒耘舉行祭祖的時間，在頁 20 寫為 1990 年 7 月，但在頁 186 時變成了 1991 年。根據《中國時報》於民國 79 年（1990）7 月 31 日刊載記者溫振富所撰寫的報導〈撒基拉雅族 史上留鴻爪〉，提到：「花蓮地區約三十餘位原住民，他們是已經滅亡的撒基拉雅族的後裔，卅日聚集在加禮宛溪（現今美崙溪）河床，遙祭一百十二年前，在這裡戰死的『撒基拉雅族』……。」<sup>7</sup>「撒基拉雅」即是 Sakizaya 在以「撒奇萊雅」漢字族名正名之前，所使用的族稱之一。而在筆者於民國 80 年（1991 年）7 月 13 日訪談李來旺校長（即帝瓦伊 撒耘）時，他亦提及「去年（1990）在美崙溪的遙祭……」，<sup>8</sup>亦即帝瓦伊 撒耘在農兵橋下舉行祭祖的時間，應該是 1990 年 7 月才是，而非 1991 年。

### （八）部分頁碼的對照

關於花蓮市國福里「主布部落」更名為「撒古兒（Sakol）部落」，作者在頁 63 提及可參考本文頁 129-130 的描述，但筆者翻閱之後，發現應該是出版重新排版時頁數變動了，因而沒有辦法對照上。如果下次要進行修訂時，請改成頁 243-245，以符合編排後的實際頁碼。

---

<sup>6</sup> 謝世忠、劉瑞超，《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2007），頁 258。

<sup>7</sup> 溫振富，〈撒基拉雅族 史上留鴻爪〉，《中國時報》，1990 年 7 月 31 日（北臺灣焦點 13 版）。

<sup>8</sup> 潘繼道，《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頁 219。

### （九）還可努力的部分

作者提及研究限制時，於「欠缺內部差異的比較論述」中，說到「本研究因未細究性別、年齡或社會階級對族人認同意識影響，也就無法（按：作者漏掉「無」字）完整呈現個案研究的特殊性」。（頁81）換言之，這部分研究如果能再進行的話，個案研究的特殊性及研究成果應該會更理想、更完整。筆者相信以作者之前的研究基礎及研究能力，應該可以再進一步展開探索，嘉惠於對撒奇萊雅族議題有興趣的人。

## 五、結語

不管是從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或是從東臺灣、整個臺灣，到更大範圍的區域族群復振運動研究，本書都是值得推薦的研究著作。至於筆者在「問題與討論」中所提的意見，謹代表個人的淺見，也只能說是雞蛋裡挑骨頭，並無損於作者在記錄撒奇萊雅復振運動方面所帶來的貢獻。

在此，也企盼作者能進行更多的延伸或相關研究，並且將時間拉長到10年、20年，甚至更長的時間，持續對撒奇萊雅族人進行互動與觀察，相信對於撒奇萊雅族人的復振歷史與族群歷史發展，將會有更多的發現。

## 引用書目

王佳涵

2010 《撒奇萊雅族裔採雜交錯的認同想像》。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王晴佳、古偉瀛

2004 《後現代與歷史學：中西比較》。臺北：巨流圖書有限公司。

杜維運

1987 《史學方法論》。臺北：三民書局。

林素珍、陳耀芳

2007 〈七腳川（Cikasuan）人歷史意識之探討—以日治時期七腳川事件為例〉，《臺灣原住民研究論叢》2：115-140。

陳俊男

1999 〈奇萊族（Sakizaya）的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碩士論文。

溫振富

1990 〈撒基拉雅族 史上留鴻爪〉，《中國時報》，7月31日，北臺灣焦點13版。

潘繼道

2001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板橋：稻鄉出版社。

2008 《國家、區域與族群—臺灣後山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變遷（1874-1945）》。臺東：東臺灣研究會。

2009 〈「加禮宛事件」後奇萊平原與東海岸地區的原住民族群活動空間變遷探討〉，《臺灣原住民族研究季刊》2（3）：25-60。

謝世忠、劉瑞超

2007 《移民、返鄉與傳統祭典—北臺灣都市阿美族的豐年祭儀參與及文化認同》。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